



雲水思源：星雲大師那爛陀懷古及其興學精神考辨

釋演正（陳彥伯）

印度新那爛陀大學佛教學系講師

摘要

星雲（1927-2023）大師文學斐譽，望重寰宇。早年即具佛教改革的理想，端正思惟所及，俯拾皆是人生與時代的怒濤。在其捨報後的今日，我人遍閱全集，各式體例著作，筆鋒常帶宗教家覺世安民的悲憫情懷，平易自然而貼近現代人心，深切蘊涵著吸引讀者一睹為快的獨特魅力。大師眾多的論述、紀實與詞章中，將至壯年而隨中國佛教訪問團正式出境，開啟海外旅行經驗並拓展了視野；尤以首次朝聖印度，巡禮佛陀足跡，確可謂他畢生重振全體佛教的轉折關鍵。此於當年《海天遊蹤》日記與相關報導，實不難發現他崇仰大唐玄奘（602-664）法師的人格理念，嚮往孤征邁遠、冒險犯難，以及昔日古那爛陀大學培育僧才環境，涵容著佛教教育完整而大開大闢的優良制度和精神。

當時，藉著朝聖的機緣，大師曾經於那爛陀的中華佛寺，透過該寺耆老福金（1873-1975）喇嘛獲贈挖掘自靈鳩山石窟的佛陀舍利。爾後，從壽山寺的展覽開始，透過法會呈現與巡禮，成千上萬的燈花舍利，隨著印度帶回的佛陀遺骨瞬然而生，轟動全臺，頗令其弟子信施與在場的社會大眾，建立起強烈凝聚認同的宗教歸屬，並逐步發展至如今舉世瞻仰的佛光山與佛陀紀念館，位列高屏、顯赫十方的一時勝景。這一藉助宗教經驗的神聖心理之樹立，大師除了將舍利還原至佛陀本懷的依歸，更是把他用心尋覓玄奘三藏與教育藍圖的實踐理



想，逐步落實日後發起全球佛光大學系統的建設。有鑑於此，本文便是環繞在公元一九六三年開始，星雲大師朝聖印度及其後續的相關史料，針對他關注的教育源頭，追溯相關文本記載，考辨其何以歸宗、繼承和發揚的思想抉擇。

關鍵詞：星雲、印度、海天遊蹤、玄奘、古那爛陀大學。



Meditating on the Source of Picturesque Cloud and Water: Discernment in Master Xingyun's Reflections with the Inception of Educational Spirits and Nālandā Tradition at his First Pilgrimage to India

Shih, Yan-Cheng (Chen, Yen-Bo)*

Abstract

The Master Xingyun (1927-2023) is highly acclaimed for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and is esteemed worldwide. From an early age, he harbored ideals of reforming Buddhism, and his upright thinking encompassed the tumultuous waves of life and the times. Significantly after Master departed this life, as we perused his complete works, spanning various styles and forms, especially for the magnificence of his whole view, consistently reflected the compassionate sentiments of a religious figure seeking peace for the world. However, in the final analysis, his writing is approachable and resonates with the hearts of modern people, exuding a unique charm that captivates readers.

Among the Master's numerous discourses, records, and literary works,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s evident when, in his prime, he officially joined a Chinese Buddhist delegation abroad, embarking on overseas travels and expanding his horizon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s his first pilgrimage to India, where he retraced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New Nalanda University, India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 - a pivotal moment in rejuvenating Buddhism for his life. This can be observed in his diary "Voyage to the Sea and the Sky" and related reports of that era. It is not difficult to recognize his admiration for the character and ideals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 monk Xuanzang (602-664). His yearning for solitary journeys,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nurturing environment of the ancient Nālandā Mahāvihāra, which fostered a comprehensive and expansive system of Buddhist education, all reflect the Master's deep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At that time,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pilgrimage, the Master received a gift of excavated relics of the Buddha from the Gr̥dhra-kūṭa caves through the elder monk Fu Jin (1873-1975) at the Chinese Buddhist temple in Nālandā. Subsequently, thousands and more lamp-flower relics were generated in the Shoushan Temple and through ceremonies, causing a sensation throughout Taiwan. This profoundly impacted the Master's disciples and the public present,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religious identity. This development gradually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idely admired Fo Guang Shan and the Buddha Memorial Hall, becoming a prominent and renowned scene in Kaohsiung City, southern Taiwan, and even the world.

Through a sacred psychological establishment nurtured by profound religious faith, the Master not only restored the relics to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Buddha but also, with dedicated efforts, practiced the ideals found in Xuanzang's teachings and educational blueprints. In this context, the focal point of the articles centers around the year 1963, when Master Xingyun commenced his pilgrimage to India and the subsequ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exploration delves into the educational roots of his concern, tracing relevant textual records and scrutinizing the thought choices underlying his dedication,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Keywords: Xingyun, India, Voyage to the Sea and the Sky, Xuanzang, Nālandā Mahāvihāra.



一、前言

2023 年度 G20 峰會召開前際，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 1942—）甫抵印度首都新德里，迅即與該國首相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 1950—），共同隆重宣示今後兩國將要推動最高化提昇、全方位含括政治、經濟、科技與學術教育的緊密結合政策。識者詳閱此一透過白宮正式發布的檔案，不難發現該聯合聲明¹，雖然僅是象徵性質的友誼備忘錄，但長達廿九條由兩國層峰一起宣讀的雙方具名背書，似也鉅細靡遺地展示出今後國際社會，至少在美國作為霸主的體系中，勢將迎來愈加重視印度總體實力的未來趨向。

這尤其在印度官方緊鑼密鼓地，藉由疫情後全球解禁的浪潮，積極籌畫此堪稱近代主權獨立七十五週年以來，最具國際外交意義誓師的重大峰會。相似的場景，其實僅不到半年前，莫迪總理更是高調藉由 2023 全球佛教峰會（Global Buddhist Summit 2023）的預演，代表大會宣讀了《新德里宣言》（New Delhi Declaration），頗有正式向全人類文明社會，預告佛教文化的和平之道，代表未來消弭衝突、適應環境、創造幸福的總體精神方向。其中，尤以最後一點：

七、那爛陀寺是公元第五世紀至十二世紀，將逾七百年來，做為最偉大的佛法教育中心之一。它早於現代大學教育體系，並以價值觀的教育和型塑品格而舉世聞名。這些價值觀正迫切需要向年輕人灌輸，使得社會能夠朝著「Vasudeva Kutumbakam」的方向重新煥起活力。²

¹ 白宮（The White House），〈印美兩國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from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2023 年 9 月 8 日。檢索日期 2023 年 10 月 1 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9/08/joint-statement-from-india-and-the-united-states/>。

² 印度新聞總局（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為期兩日的 2023 全球佛教高



以那爛陀寺的教育價值和品格教育作為總結性、提示性的方向，無異也同時展示出，印度政府公開宣誓今後的國家政策路線，當屬強化深耕印度古文明發展進程中，最具獨特性的那爛陀教育傳統。

無庸置疑，作為今日世界佛教主要由民間力量自發推動的佛光山系統大學，除了日本自十九世紀挾其現代化轉型經驗，發展出各宗派數度蓬勃於海內外辦學的深厚底蘊³；以及泰國政府和皇權全面支持辦理的摩訶瑪古德大學（Mahamakut Buddhist University）、摩訶朱拉隆功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兩大結合固有上座巴利聖典教學體制與美式現代大學城模式⁴，並也隨著全球化浪潮而普遍推動多國分設聯合學院外，當前佛光山在全球的大學系統，單是跨國水平整合與廣度數量上，實已堪稱如今國際佛教高等教育領域首屈一指的顯著代表。

然而，我人若將大歷史的整體思維與目光，放置在萬古長河與辯證智慧的解行傳統，特別是縱深橫貫較為全面多元的中印文化會通領域，作為孕育這股充沛而豐碩的社會實踐動能，是否與承啟於大乘思想開創及佛教教育發揚的那爛陀傳統，有所交涉關連呢？若然，則彼此關係何在？那爛陀的教育傳統，又如何影響與蒙養後來者的繼起及發展？

為了關注這一涵蓋未來世界宗教、人文精神，乃至印度和教育趨向發展的重大課題，我們有必要將目光聚焦在推動佛光山整體教育事業的關鍵人物—星雲大

峰會 以新德里宣言落幕〉‘The two day Global Buddhist Summit 2023 concludes with New Delhi Declaration’，2023 年 4 月 21 日。檢索日期 2023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918640。原條文為：7. Nalanda, one of the greatest seats of Dhamma education for nearly 700 years between the 5th and 12th centuries AD, precedes the modern system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t was famous for value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building. These values need to be inculcated among youths to rejuvenate the society towards “Vasudeva Kutumbakam”。

³ 參見釋聖嚴：《世界佛教通史》（台北：東初出版社，1985 年），日韓佛教史略，頁 509-520。

⁴ 參見釋淨海：《南傳佛教史》（台北：法鼓文化，2014 年），第三篇·第五章·〈第三節 泰國現代佛教教育〉，頁 441-448。



師（1927—2023）身上。尤其是他作為畢生始終懷抱復興佛教、繼往開來的實踐者，不管是孕育自大陸的成長、求學與參究，乃至抗暴避秦跨海至寶島而邁向世界之歷程，貫穿其生平思想、行誼與功業，以掌舵佛光航領洲際的推手之尊，在雲水悠悠的百年日月，到底是怎麼與印度和那爛陀產生關係的呢？前揭相關問題，容或擇以他將步入中年，首次參與民國五十二年的中國佛教會訪問團，朝聖印度期間之見聞、刺激和體悟，依照相關史料線索，進行下列論述。

二、星雲大師首次朝聖印度概略

歷經了百年風雲際會的時代考驗，足跡踏遍寰宇列國，僧涯中不斷開創歷史篇章的佛光山創辦人—星雲大師，興教基業在戰後來臺多年的經略拓展，歷經輾轉耕耘，終於從宜蘭雷音寺逐步經營念佛會、弘法隊、歌詠團、補習班、幼稚園，再到臺北普門精舍與三重佛教文化服務處，一路拓荒、沃土而備獲肯定⁵。

大師朝聖印度的當年，甫經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過境臺北，進行旋風式國事訪問，帶動各國反共力量聯合浪潮⁶，促使國府不得不重新回頭啟用佛教，藉助一切在國際外交上能夠充分發揮禦敵的渠道。

⁵ 試舉當時遠在高雄美濃朝元寺的能淨老法師，和兩位出家已屆廿載的兩位徒孫：善定法師、慧定法師觀察角度為例。師弟三人，在星雲大師參與 1963 年 6 月 23 日出行的中國佛教會訪問團之前，曾親自從臺北普門精舍，受其邀約乘火車，訪問宜蘭雷音寺的念佛會與幼稚園，便有如此觀察報導：「宜蘭念佛會的盛名，（能淨）老和尚早就嚮往，所以當他老人家步入那弘偉而壯麗的講堂時，他太興奮了，又從（星雲）法師的口中得悉他們組織情形，老人感動得老說著：未來佛教美麗的幢景正在宜蘭，這都是法師的福德與領導有方，請法師以後多推動，多弘揚，以利益國家，以造福人群，以使眾生離苦得樂。……參觀希望了很久的慈愛幼稚園……開辦已將有四年，現有教師員工二十餘人，學生四百餘人，設備非常完善，教材也很豐富，玩具應有盡有，園長張慈惠小姐，精明能幹，老師個個和藹可親，給我們很多關於幼稚園的教材，作為我們慈能幼稚園的參考，這次我們來園裏參觀，似乎到了寶山一樣，滿載而回。」參見善定·慧定：〈隨侍師祖北上遊〉，收於《今日佛教（第 49 期）》（台北：今日佛教社，1961 年 5 月 1 日），頁 34。

⁶ 參見 Chester J. Pach edited, *A Companion to Dwight D. Eisenhower*, New Jersey: Wiley & Sons Inc. Press, 2017, pp. 453-471.



在中央政府與蔣中正（1887—1975）總統，分別出面邀請泰國佛教中樞代表及泰王蒲美蓬（Phumiphon Adunyadet, 1927—2016）夫婦，先後於民國五十二（1963）年初、六月上旬正式訪華同時。中國佛教會也在層峰授意下，歷經將近一年籌備，數度提案增減名額而擬定方針與團員名單，終而促成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正式於 1963 年六月下旬出發⁷。彼時，經過多次努力爭取成功，以宜蘭縣支會理事長⁸身分，出任該團祕書的星雲大師，因此也迎來了此生首次出國觀摩與朝聖的契機。

（一）海天遊蹤下的朝禮聖跡

根據史實，訪問團的團長為時任中佛會理事長的白聖長老（1904—1989），副團長為臺灣省分會理事長賢頓長老（1903—1986），其他團員，則為分工上領總幹事職銜（後來也擔任多屆中佛會理事長）的淨心長老（1929—2020）、佛教教育和文化界代表：負責對外交際的劉梅生（1910—1993，晚年出家為覺生法師）、時任該團宣傳報導的朱斐（1921—2015）二位著名居士⁹。

原來尚有同星雲大師，一起經過中佛會常務理事臨時會議召開審查決議增列¹⁰，擔任訪問團發言人的退役中將許君武（1905—1988）教授，但因當時負責教職的單位，暑假有要事無法隨團出行而取消。因此，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包含星雲大師（祕書）在內的六人此行，便承擔起政府賦予之國際宗教外交、佛教文

⁷ 詳細過程，可參考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中國佛教會第四屆會議紀錄》（台北：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委員會，2008 年），〈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會第九次會議紀錄（五十一年三月二十日）〉頁 140，至〈中國佛教會理監事聯席會第八次會議紀錄（五十二年十月十二日）〉，頁 231。

⁸ 其出任宜蘭縣佛教支會理事長，前後凡十八年的經過與功業，相關研究可參考闕正宗：《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第四章 雷音寺與週六念佛會（1953-1963）〉，「第三節 宜蘭縣佛教支會理事長內任會務推動」，頁 201-210。

⁹ 參見釋明本主編：《中國佛教（第 10 期）》（台北：中國佛教雜誌社，1963 年 6 月 15 日），頁 2。

¹⁰ 參見釋淨心：〈海外佛教訪問印象記〉，「前言」，收於氏著《淨心大法師五秩華誕暨晉山光德寺十五週年紀念專輯》（高雄：光德寺，1978 年），頁 185。



化溝通、宣慰僑胞信眾等多重任務，兼帶考察「參觀各國和地區的佛教組織、制度、教育、文化、慈善、救濟和社會福利等事業，作為中國佛教興革的借鏡」¹¹。正式自公元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啟航，一直到九月十三日回國，歷經泰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日本、香港等多處極具歷史意義的公開行程¹²。

星雲大師在出訪海外期間，幾乎是週期性地以「海外日記」的專欄，寫出不同主題式的系列報導，時間主要是定期遞送航空信函傳回《覺世旬刊》連載。後來，隔年四月中旬結集輯錄成專書，出版時，更替名稱為《海天遊蹤》；其中在印度朝聖部分，收於該書 81 頁至 177 頁。這段涉及巡禮印度的時間，分別是在離開泰國抵達加爾各答的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一直到七月二十一日從新德里出境經曼谷轉往馬來西亞。總計駐訪印度期間，主要參涉處有：加爾各答、菩提伽耶、尼連禪河、那蘭陀、靈鳩山、鹿野苑、恆河、拘尸那羅、新德里、比拉公房、甘地陵、紅堡、古塔、王宮、總理府、泰姬瑪哈陵……。

現條理其敘事要點，試以下列表格，方便讀者理解，並簡易呈述此中概略：

星雲大師朝聖印度紀要（1963 年）			
時間	地點	概略	說明
7/8~12	加爾各答	參訪佛寺與摩訶菩提協會、慰問僑胞、拜訪政要與佛教友人、觀光、購物。	訪問曾多屆連任市長的國會議員 N. N. Mukertee，並交流後續舉辦世界佛教文物展覽會與演講活動等合作事宜。

¹¹ 參見中央社：〈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飛泰國—以五十天時間訪問七個國家〉，收於《覺世旬刊（第二二一號）》（臺北：覺世旬刊社，1963 年 7 月 1 日），第一版。

¹² 參見朱斐：〈空中行腳—中佛訪問團六國—地區隨行記—〉，收於《菩提樹（第 131 期）》（台中：菩提樹雜誌社，1963 年 10 月 8 日），頁 34。



星雲大師朝聖印度紀要 (1963 年)			
時間	地點	概略	說明
7/13	菩提伽耶	朝禮正覺大塔、菩提樹、金剛座、西藏和泰國佛寺、尼連禪河、前正覺山。	見伽耶塔頂，頓生「多年來夢魂依繞著的聖地，」「出現在眼前」，「叫我立刻死去，我也心甘情願。」並於佛前立願復興印度佛教，顯佛光明。
7/14	車行那爛陀一帶	印度(耆那教)寺廟、那爛陀遺址、中華佛寺、靈鳩山。	經中華佛寺，頂禮福金長老，獲贈佛舍利。巡禮那爛陀遺址，緬懷玄奘大師榮光。首赴靈山，誓願佛法重興。
7/15	波羅奈斯	巡禮鹿野苑、中華佛寺、博物館、錫蘭佛寺、恆河。	抵達傳說建於唐代的中華佛寺，譽為諸聖地之最。出行取恆河沙，購買象牙佛像、念珠等物。
7/16	拘尸那羅	巡禮中華雙林寺、涅槃場娑羅雙樹。	拾撿傳說可治百病的佛火化場五穀磚作為紀念。並構思今後組織、系統與聯合旅居印度的中國僧尼，同為復興印度佛教努力。
7/17	波羅奈斯	是夜九時預往新德里，故於午前乘火車再返抵鹿野苑中華佛寺休整。	午飯後與苦行僧廣清法師深談，透過其翻譯，喜逢結識婆羅門僧侶。晚上乘車時，接觸兩位涵養深厚化工專家，體會印度誠摯的人文底蘊。
7/18	新德里	訪摩訶菩提協會，入住印度教寺廟旁的比拉公房。	認識印度國防大學楊允元教授。出站住房的過程，窺得該國首都慈善、宗教兼美景況。唯伏坐炙熱地板趕稿，挨餓鎮夜亦平生難忘之場景！



星雲大師朝聖印度紀要（1963年）			
時間	地點	概略	說明
7/19	新德里	集體獻花於甘地陵墓。參觀紅堡、古塔、舊王宮。正式覲見印度總理尼赫魯，拜訪信佛虔誠的司法部長。	尋幽訪勝，直探近代印度的歷史重鎮。透過僑領葉幹中安排，陸續拜訪總理（Nehru）、司法部長（A. K. Sen）、內政部長（Lal Bahadur Shastri）。寫下人生與佛教歷史篇章的新一頁。
7/20	新德里	參觀泰姬瑪哈陵、王城三十二宮。首次住國際觀光旅館。	由白聖、賢頓、淨心三位法師代表，陪同僑領，前往內政部長公邸，成功商議善待因戰爭引起華僑集中營，押扣高雄漁船金揚進二號釋放事宜。
7/21	新德里	凌晨三點從旅館出發往機場，拂曉飛行。	此行乘泛美航空專車與班機，出境前往曼谷轉飛馬來西亞。

總結以上將近兩周的印度朝聖行程，可說精彩而豐碩。每日緊密安排，加之主動積極、隨處留心的參與，頗令讀者翻讀記錄這段寶貴歷史篇章的書頁，引人入勝，在在揭櫫星雲大師觀察入微的高明文學筆法，夾敘夾議而又飽含悲天憫人的情感、超然物外的洞見、深含佛教復興的理念……。要而言之，頗可以該書描繪他與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總理問答的大器、睿識與巧思，作為代表：

「對於貴團從遠遠的台灣前來朝聖，我和我們民眾都萬分歡迎。印度是佛陀的祖國，佛教教義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揚佛教的和平主義，是我們每一個佛子都應有的責任。」



……總理……又繼續問道：「藍毗尼園佛陀降誕處有去參觀嗎？」

「因為時間關係，非常遺憾，唯有那裡沒有去。」

總理聽我這麼說，像是意料之中，又像是意料之外似的，用一種深長的口氣說道：「藍毗尼園現在已經劃歸尼泊爾去了，距離印度只有六英里。」

「無論藍毗尼園在哪一國的國境內，但在我們佛教徒的心目中，佛陀仍是出生在印度。」我這麼說後，尼總理聽得又情不自禁的笑了……¹³

（二）相關史料與報導之佐證

上述，主要依循星雲大師的原著爬梳，按照先後順序呈顯該團兩周駐訪印度的朝勝期間，每日行程較具代表性要點。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這段行程，由於是正式代表中國佛教會，背後亦賦有政治、社會、經濟與宗教外交的官方色彩，因此全程於多國訪問期間，藉助政府、大使館與在地僑領的居間安排¹⁴，方能達成會晤層峰、宣慰僑胞、訪問佛教組織與各界領袖代表的任務目的。這在奉團長白聖長老指示，回臺後寫出此行經過的淨心長老專文說明，也可以得知：

我們一行，於七月八日到印度訪問，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但目前是和我國沒有邦交的國家。當我們排定訪問印度節目的時候，我內心在想：這是不易實現的事啊！可是終於到達印度朝拜佛教的聖跡，也拜訪他們政府的

¹³ 釋星雲：《海天遊蹤》（臺北：覺世旬刊社，1964年），頁165-167。

¹⁴ 根據星雲大師在最初抵達加爾各答時，回溯行前的安排，曾提到：「中國佛教會的祕書長馮永禎居士向僑務委員會聯絡，僑務委員會願為我們幫忙，介紹一位旅印僑領葉幹中先生負責我們來印的事宜。」前揭書，頁83-84。



首長，這真是出人意料之事。這次能夠到印度順利達成朝聖和訪問的目的，當然是佛菩薩慈光冥中的加庇，一方面也是中華民國駐泰大使杭立武先生，盡力向印度政府交涉，並由我旅居印度僑領葉幹中先生們，以他們在印度的關係，向印度政府方面交涉所致。¹⁵

透過以上淨心長老的敘述，明確可知訪問團是由杭立武（1903—1991）大使出面交涉，促成此次前往印度的行程。彼時，杭大使積極交涉各方，透過人脈與私誼，終於請託到聲望頗高，也備受兼任外交部長的尼赫魯總理所信任之印度政府駐泰大使，以及經商駐留曼谷多年，熱誠信仰並護持佛教的印泰協會會長，兩位分別作為官方及民間的代表人，直接拍發電報告知印度中央政府和尼赫魯總理，並具名擔保推薦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正式前往該國交流的系列行程¹⁶。

這段行程，接續上揭星雲大師帶有幽默巧思的文學敘事，進論至於宗教實踐者的價值立場而言，相當重要的除了對於此團六人，共同代表中華民國整體佛教界的僧俗領袖，秉持信仰和虔敬的孺慕之情，透過朝聖緬懷歷代賢聖、激勵道心而提振復興佛教的使命。更在即將結束印度行程的最後，如大師前述覲見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時所載，可謂將這股素樸的佛教歷史情懷，推展到了預向來日發心力行的最高潮。此如同行以記者身分，盡量持平純作客觀性參與報導的朱斐居士所述：

團長白老法師首先代表全體團員，感謝總理的仁慈，使本團順利的完成朝聖的目的，並承各地政府官員，諸多方便關照。白老法師又要求尼赫魯總理為世界佛教的領袖，共為復興宏揚佛教而努力。尼總理對本團說：雖然

¹⁵ 釋淨心：〈海外佛教訪問印象記〉，「印度的佛教聖地」，頁 189。

¹⁶ 參見朱斐：〈空中行腳—中佛訪問團六國—地區隨行記二〉，收於《菩提樹（第 132 期）》（台中：菩提樹雜誌社，1963 年 11 月 8 日），頁 36。



佛教起源於印度，但宏揚佛教是全世界所有佛教徒的共同使命。接著星雲法師也略述朝禮聖地的觀感，唯一缺憾是沒有去藍毗尼園，因為它在尼泊爾境內，使我們感到不便。最後白聖大師將朝聖團的團旗，呈獻給尼赫魯總理表示敬意。另外有兩幅臺灣手工藝的桌巾，送給總理作為紀念品。¹⁷

在結束了這次深具歷史意義的會晤之後，星雲大師與訪問團一行，可以說皆大歡喜，帶著對於佛教復興前途的希望、彼此相契勉勵之信心¹⁸，馬不停蹄，迅即展開後續繁重的多國區域交流任務。而此行之概略，也如同事後假臺北臨濟寺召開的「中國佛教會理監事聯席會第八次會議」總結：「本會奉准推派」，由「白聖任團長，賢頓任副團長，星雲任秘書，淨心、劉梅生、朱斐為團員」，「於五十二年六月廿六日前往泰國、印度、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日本、香港訪問，於九月十三日返國，為時二個月又十八天。」¹⁹其「主旨，在訪問各國各地之佛教領袖，與慰問中國僑胞和教胞，拜會各國政府首長，及地方社團領袖，為國民外交之活動，增加各國人民和教友感情，更臻親善。而朝禮佛教聖地，與考察各國佛教制度及教育文化情況，為我改善之借鏡，亦其一端。」²⁰

¹⁷ 參見朱斐：〈空中行腳—中佛訪問團六國一地區隨行記三〉，收於《菩提樹（第 133 期）》（台中：菩提樹雜誌社，1963 年 12 月 8 日），頁 38。

¹⁸ 這樣的情懷，除了遍布於《海天遊蹤》前後一貫的理路文脈，另在朱斐居士報導專書《空中行腳》，以及淨心長老的專文，亦可看到這樣濃厚的理想特質。此如淨心長老所說：「在印度十四天，（從印返泰兩天才到吉隆坡），因為種種不便，只參觀了五個聖跡，而且語言不通，時間迫促，無法詳細考察各聖跡的情形，不無遺憾！但百聞不如一見，能夠親觀聖地的風光，在印度佛教史料上已經增加了很大的信心，目前在印度，印籍的比丘僅有一百名左右，信佛的在家信眾也不多，但在政府的聖跡保護，及各地僧伽的努力之下，印度佛教前途的復興，具有無限希望」。參見釋淨心：〈海外佛教訪問印象記〉，「印度的佛教聖地」，頁 193。

¹⁹ 參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中國佛教會第四屆會議紀錄》，〈中國佛教會理監事聯席會第八次會議紀錄（五十二年十月十二日）〉，頁 228。

²⁰ 參見李子寬：〈中國佛教訪問團載譽歸來〉，收於《海潮音（第 44 卷 9 月號）》（台北：慧日講堂，1963 年 9 月 30 日），頁 2。



仔細研考此一行程之規劃，同時也含涉了多重面向的整合運作，例如：中佛會對外同步與羅馬教廷直接互動的友誼、泰國皇室和佛教教育界的接待交流及合作（同時也延伸出派員前往包括西德等處參與國際佛學會議）、西藏反共抗暴軍政領導人物的接洽聯繫（包括後續訪臺的接待發展）……²¹。至於原來僅是懷抱信仰熱誠，權充備案規劃朝聖、慰問僑胞的印度行程，未料能夠長驅直入，會晤聯誼至於該國中樞與地方的首腦人物，委實成為影響星雲大師與同行師友畢生對外交流的增上契機。

另據聖嚴（1930—2009）法師的評論，可知印度一行之特殊意義：

這次中國佛教訪問團，……最成功的是在泰國和印度。……印度與我政府絕交已達十五年，印度的總理尼赫魯，竟然接見了中華民國的佛教訪問團，晤談卅分鐘，表現誠摯的態度，這是一九五〇年以來，尼赫魯第一次接見了中華民國的第一個民間訪問團。並由於佛教訪問團的訪問印度內政部長及司法部長，而改善了印度政府對於中國無辜僑民的待遇，放寬對僑民的種種限制，允予釋放去年因非法入境的臺灣漁船「金揚進」二號。正因有了這樣大的成就，這一消息也成了中央日報第一版的第三條重要新聞，這是我所見到的中國佛教會的第一次殊榮。同時，在北平方面的匪偽政權，也因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在印度受到其政府的友善與優遇，而向印度提出抗訪。這在反共聖戰中，也是打了一次勝仗。²²

這一涉及當時國家政策關心聯合國際反共戰線的重大政治課題，居然是由向來強調與世無爭，多少也遭輕視而邊緣化的佛教，透過全國最高會務統轄機制，遴選

²¹ 參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中國佛教會第四屆會議紀錄》，頁 227-231。

²² 參見釋聖嚴：〈佛教訪問與國民外交—為佛教訪問團洗塵作〉，收於《覺世旬刊（第二二九號）》（臺北：覺世旬刊社，1963年9月21日），第二版。



推舉出領袖代表，主動參與國民外交的訪問行程。在公眾輿論界的正面回饋上，自然也引起了讚嘆新穎的佳評，甚至在歸國後盛大接續於行政院內政部、僑務委員會、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臺北市黨部大禮堂、眾多全國及外交聯合會團假國民團體活動中心招開的一系列慶功餐宴上²³，喝采喧騰，連帶踴躍鼓舞支持，更接續計畫推動起邁向推展歐美國家的弘法、外交工作²⁴。

無可諱言，當時海內外的自由中國（臺灣）佛教界，普遍有強調「愛國護教」，竭力支持政府反攻大陸的傾向。事實上，對日抗戰勝利的經驗不遠，參與聯合英美軍隊輸送支援，遠赴印度、緬甸等多處建立基地，奇兵致勝的光榮，甚至彼時直接指揮、駐任的中堅份子，仍有不少遍布在軍政高層與中階幹部的人才。因此，中國佛教訪問團能夠聯合起包括尼赫魯在內的印度主流領導力量²⁵，看在首要謀求超克中共威脅，重振國府聲威的層峰眼中，不管是在地利、人和，抑或維護超然於中華傳統文化與宗教價值的道統地位，顯然都是極具意義的希望所在。

當訪問團結束鼓舞人心的行程回國後，關於中印佛教未來復興和發展等議題，也進一步引起了教界公開熱烈討論。如何實質挹注「獲邀請我中國佛教參加摩訶菩提協會百年紀念會及佛教展覽會」²⁶的聯合資源，期盼凝聚未來海內外同道事涉重整佛教的一切力量。尤其是克服困難，持續經營，舉凡策畫組織化、系統化、特色化凸顯中印佛教未來合作相關事宜的推進，也成為當時決議配合國策，

²³ 參見覺世旬刊社：〈佛教訪問團載譽歸來 朝野歡宴慶功 連日設宴洗塵祝賀成功〉，收於《覺世旬刊（第二二九號）》（臺北：覺世旬刊社，1963年9月21日），第一版。

²⁴ 參見釋聖嚴：〈佛教訪問與國民外交—為佛教訪問團洗塵作〉，第二版。

²⁵ 值得一提的是，取得這個成果的背後，其實是由於中共發兵攻打印度邊境國防軍的相關延伸事件所促成。如上註引文所示，釋聖嚴也進一步指出：「近年來因為中共偽政權在中印邊界，製造軍事危機，鬧得印度惶惶不可終日，匪印邦交，已到了名存實亡的階段，尼赫魯為表對於共匪政權的厭惡，親自接見中華民國的佛教訪問團，自也有其政治上的作用，同時，據外傳消息，印度已在謀求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的努力。所以，這不單是佛教訪問團的成功，而是佛教訪問團藉著國家的政治地位而成功；但若沒有佛教訪問團，這一國家政治地位的成功，也是無由獲得。」參同上註。

²⁶ 參見李子寬：〈中國佛教訪問團載譽歸來〉，頁2。



「促進邦交睦誼，共同主張正義和平，遏止暴力之侵略」，嘗試優先將整個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理想藍圖，徹底落實於自由燈塔模範省的寶島臺灣，甚或往前邁進、樹立典範，直接打造出今後國際佛教的第一流重鎮。²⁷凡此種種，似也預見了臺灣後來何以會發展出超大型國際化教團的遠因。

三、那爛陀大學懷古：玄奘之光與中印文化會通

星雲大師在最初抵達佛陀成道處，曾發出長久以來深藏內心的吶喊：

多年來夢魂依繞著的聖地，一旦真實的出現在眼前，我什麼都不去想，那時，即使叫我立刻死去，我也心甘情願。²⁸

懷抱著一顆赤誠、孺慕，宛如浪跡天涯多年的遊子，終於回到心靈思慕已久的故鄉，泥土芬芳、花草扶疏，加之情感上始終難以忘懷，由父母孕育自己長成而深深感恩的點滴……。這樣強烈湧上眼簾的百感交集，相信讀者不難感同身受，而更易對其飲水思源的宗教情懷，倍增敬佩他那真摯且虔敬的性格。

據實而論，特別在星雲大師隨團步行，前往禮敬佛塔聖像時，默默祝禱一個迄今仍在延續的心願（乃至傳承其門下及契合實踐理想之方向），也是上述貫通他及前後輩師友，一致全力以赴邁進的宗教信念：「佛陀！讓印度的佛教復興吧！讓世界人類都能接觸到你的慈悲和光明吧！」²⁹大師與師友們，帶著這種強烈深切

²⁷ 此如訪問行程結束後的中佛會全體理監事聯席會議，在重大會務的報告事項結束後，就有長達四項的討論內容涉及於此。達成具體決議的項目，則有接受「印度前加爾各答市長現任參議員兼國大黨加市主席明森向本會訪問團表示，明年（一九六四）在新德里舉行之世界佛教聯合展覽會，將邀請本會參加，擬就此次展覽會，選備在印度展出文物」等相關執行決議案。以上紀錄，詳參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中國佛教會第四屆會議紀錄》，頁 229-230。

²⁸ 釋星雲：《海天遊蹤》，頁 107。

²⁹ 同上註，頁 110。



的信仰情懷，彼此賡續朝禮菩提樹、金剛座，隨團往返於漢傳、藏傳、南傳僧寺的訪問，並體驗行腳於尼連禪河畔，實地感受自年少以來，嘗試摸索「感受到佛陀深邃的智慧與無比的慈悲」³⁰，對於自幼信奉的宗教傳統開創者，一路走來，苦行、禪觀、悟道、弘法足跡的慧命所緣……。

從此，進而朝禮靈鷲山、鹿野苑和拘尸那羅等重要的佛教聖地。事雖過而境長留，我們再度翻閱當年紀錄、感懷的文字敘事，不論是大師終身努力不懈的弘法工作，念念不忘於佛在人間的精神；抑或早年結合日本翻譯著作和《佛所行讚》，據以改寫創作的《釋迦牟尼佛傳》。讀者不難發現，大師從青年階段即已勾勒出信仰的熱情和藍圖，一路走來更不曾離開與這些聖地、賢哲，連貫起承前啟後、古今通貫的心境³¹。而在這樣的宗教信念底下，便也預取了他走訪古那爛陀大學，在親臨其境時際，如是發語興嘆的原因：

³⁰ 參見釋星雲：《釋迦牟尼佛傳（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234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十版緣起〉，頁 52。

³¹ 這部分可以從宗教史或社會心理學術層面，進一步完整剖析相關課題。此處，為節省篇幅，暫略而節錄其完成《釋迦牟尼佛傳》時，所做獻詩（三）末段作為呈述此心境之勾勒：

「偉大的佛陀！金剛座上一聲獅吼；

百萬邪魔，

乖乖的俯伏低頭；

無數外道，

依順的都來歸投。

四十九年的教法，

從天竺起，

跨過高山，

渡過重洋，

今日已遍於五大洲。

多少眾生學著您，

離開了生死的苦海，

解脫了煩惱的無明，

為您德慧的感召，

從我的心裡卻迸出一句：

偉大的佛陀！我敬愛您！」參閱前揭書，頁 60-61。



那爛陀，這座古代有名的佛教大學，曾經擁有一萬多名的學生，造就過多少有名的優秀僧才，我國的玄奘大師等，曾負笈於此，在這裡研究十八寒暑。……世界上最古最大的大學是那爛陀佛教大學。約當我國唐太宗時，那爛陀大學在當時名震全印的戒賢論師主持下，亦適值玄奘大師在此受業，玄奘大師不但繼戒賢論師聲威震於五印，感動印度十幾個國家的國王同時坐在玄奘大師講壇之下，恭聆佛法，而且由於那爛陀的關係，溝通了中印的文化，為中國佛教開創了千秋萬古的法運，這是那爛陀之光，也是玄奘大師之光。³²

時至於今，我人確實翻閱中印佛教史相關論著，尤其是研究涉及玄奘（602—664）生平與留學、傳譯事業的內容，即使讀遍與此直接或間接的近代史籍、專書或論文³³，相信亦不難體會得知大師所謂「那爛陀之光」即是「玄奘大師之光」的原因。

³² 釋星雲：《海天遊蹤》，頁 122。

³³ 相關史料之浩繁，可謂汗牛充棟。讀者即使隨意於佛學專業圖書館或網絡檢索平台，搜尋相關於玄奘之論文資料，所列頁面之多，光是瀏覽書單，仍然需要耗費不少時數。即以筆者目前掌握的幾本外文專書，參考列出的資料量也是相當可觀，有興趣理解的讀者，不妨參見下列文獻：

1. Waley, A. *The Real Tripitaka and Other Piece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Press, 1952.
2. Li, Shaman Hwui. *The Life of Hiuen Tsiang*, tr. Samuel Beal.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73.
3. Beal, Samuel. *Si Yu 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Indological Publishers and Booksellers, 1981.
4. Ray, Reginald A. *Buddhist Saints in India - Study in Buddhist Values and Orien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 Watters, Thoma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96.
6. Zhang, Lishen. *The Chronological Life of the Master Xuan Zang*, Beijing: Religion and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7. Kanai Lal Hazra. *Buddhism in India as described by the Chinese Pilgrims (AD. 399-689)*,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2011.



蓋玄奘（602—664）列之於歷代中印文化史上的求法高僧與傳譯經師，自後漢迄至唐末總計三百四十二人中，統計藏經目錄可考而現存者，經論翻入華夏文字約二二七八部，合為七千四十六卷，光是玄奘三藏攜帶回國的印度各種內外卷籍，數量竟有六百五十七部之多。歸國後，玄奘結合朝野力量支持，日夜精進，盡其在我譯至捨報前夕，至今猶然可考，總為譯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³⁴。尤以孤身一人所處之偉大時代，充分結合那爛陀教學思想發展至於最輝煌階段的資源，同時網羅盛唐文治武功鼎盛時期的全國佛教人才，跨越兩大文明藩籬，精準而優雅地傳譯竺梵典籍，數量之多，即已接近於漢唐以來，中印佛教將近千年發展歷史所累積者的逾六分之一強。其它足資深論的功績，更是昭然卓著，難以勝數。這也無怪乎星雲大師當年親訪那爛陀遺址時，沿石階梯道步上殘存迄今的塔端——昔日皇家為紀念舍利弗尊者而建——說法臺，便不禁要深自緬懷並推崇作為民族脊梁的「玄奘之光」³⁵了！

類似這樣的視角，到了後來已然開創出全球龐大的佛光大學教育系統，星雲大師以累積了多年的實務經驗，更從人才輩出、跨越國界、歷時悠久、幅員遼闊的重要地位，特別專章申論了他心目中推崇至高，允為人類教育文化史上繼往開來的典範——那爛陀大學：

³⁴ 參見釋道安：〈玄奘大師的精神〉，收於氏著《懷安集（一）道安長老遺著精選·文集》（臺北：西蓮淨苑，2006年），頁288-289。

³⁵ 如其言：「在那爛陀的遺址上，最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一座沒有倒塌的平台，高約六、七丈，從下而上，循石階一級一級而上，這大概是那爛陀當初發號施令的中心，不然，就是一座說法台。我們登上這座高台，對於這那爛陀的古蹟，可以瞭望得一目了然，想到我國玄奘大師當初能在這麼一所大學裡讀書，他之所以能成為三藏大師，這就不無原因了。玄奘大師讀書在這所那爛陀大學，不但有貢獻於佛教的文化，就是對於今日印度古蹟的發現，也是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我們知道，印度是一個不重歷史的國家，對於地理也少專書說明，我國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就成為全世界研究古印度的一部權威聖書，現在這部書雖然有數十國的譯本，但在一百年前，英國政府最初征服了印度，一位英國學者，無意中在印度發現了《大唐西域記》，回國後翻譯出版。在《大唐西域記》上，記載著當初玄奘大師在全印遊歷的情形，什麼地方是佛陀的聖地，什麼地方是佛教的道場，英國人根據這部書，把佛教聖地的寶貝都挖掘運回國去了，今日大英帝國博物館中，不就放著很多佛像和法物嗎？」參見釋星雲：《海天遊蹤》，頁124。



佛教真正具有規模的第一所大學，是佛入滅未久所創辦的那爛陀大學，也就是一般所熟知的佛教第一所大學。……最興盛的時期，每日講席不下百多處，博學高才之士濟濟一堂。一千三百多年前，玄奘大師曾經留學於此，親近戒賢論師，戒賢論師也就是那爛陀大學的校長。他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論師，……玄奘師事之，且傳習其唯識學法。……繼玄奘大師之後，遠自我國及東南亞諸國而來的留學僧也不少，如我國的義淨、荊州道琳、太州玄照、并州道生、洛陽智弘，及新羅的慧業、阿離耶跋摩等人皆曾來此就學。以及當時由印度來華的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地婆訶羅、善無畏、金剛智、般刺若等諸師也曾修學於本大學。……那爛陀大學千餘年來所培養出的人才之多、學風之盛，不但在印度算得上是空前絕後，就是在世界歷史上，比之於今日的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以及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可以說更有歷史，更有內容……。³⁶

這跟近代印度備受國內外各界普遍景仰的詩聖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藉助諾貝爾文學獎致詞的機緣，特意為全世界願意聆聽、願意認識他所認識的印度者，揭櫫義務提供教育、無私傳承智慧以啟發後進的特點說明，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可以提醒你們印度曾在她文明鼎盛時有過一所偉大的大學。當光在燈點亮時就不可能只侷限在狹小的空間，而是為了整個世界。印度的文明兼容她那燦爛的智慧與財寶。這所大學不只服務自己的子弟，它更敞開門戶廣納人類所有的族群。中國人、日本人、波斯人、各種族都來了，他們都有機會獲得在印度最好的一面，也是她有史以來給予全人類的最好供養。印

³⁶ 釋星雲：〈佛教興學的往事與未來〉，收於《人間佛教論文集 2（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29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頁 213；215-217。



度將這所大學慷慨提供了出來。你們知道在我們國家的傳統是從來不向學習者收取任何物質的費用，因為我們印度考量的是有學問者更重要的責任是將之傳授給學生。這不只是導師為了回饋就教的門人，更是在他擁有最好禮物時供給一切需要者以完成人生的使命。³⁷

泰氏所言，立足於印度文化自身的優良面，重視多元融合而肩負承擔責任、傳承真理、無私付出的師弟之道，很明顯地正是完整展現在佛教教育重鎮——古那爛陀大學的薪火相傳。

這方面，恰好也是星雲大師訪問印度期間，會晤談話時，精神上最感契合的尼赫魯總理，對於古那爛陀寺的深厚底蘊，認為最值得作為印度的表彰。要之，與泰氏及絕大多數的印度公共知識份子雷同，尼氏始終認為³⁸，今日那爛陀雖然多半殘繞在廢墟遺址，難免使人唏噓於歷史的無情殘酷，但古代遺留下來規模宏偉、氣勢磅礴的堂皇殿宇，卻是印度文明上精神成就最偉大、學術風氣最開明、凝聚學生僧徒最多人的典範。透過玄奘普遍引起近代學人重視的紀錄，當年那爛陀大開大闔，生機昂然而包容多元的完整教育體系，為世界培養人才的機制，更

³⁷ 原文為諾貝爾頒獎典禮的致詞講稿：The Nobel Prize Acceptance Speech，研究者願節錄之以彰顯古那爛陀大學傳承的精神，迄至近代仍有解人：“I can remind you of a day when India had her great university in the glorious days of her civilization. When a light is lighted it can not be held within a short range. It is for the whole world. And India had her civilization with all its splendours and wisdom and wealth. It could not use it for its own children only. It had to open its gates in hospitality to all races of m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nd Persians and all different races of men, came, and they had their opportunity of gaining what was best in India, her best offering of all times and to all Humanity. And she offered it generously. You know the traditions of our country are never to accept any material fees from the students in return for the teaching, because we consider in India that he who has the knowledg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important it to the students. It is not merely for the students to come and ask it from the master, but it is the master who must fulfil his mission of life by offering the best gift which he has to all who may need it.” 參見 Rabindranath Tagore, Gitanjali, New Delhi: Rupa Publications India Pvt. Press, 2002, pp. 93-94.

³⁸ 參見 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New Delhi: Penguin Random House Press, 2010, pp.204-207.



是未來印度重起的旅途，不得不重新留意參考的核心基石。當然，價值取向上抉擇認同佛陀思想的尼赫魯³⁹，並不是抱殘守缺，封閉地傲驕於固有家珍的民族沙文主義者。相反地，他仍然保持深度冷靜的理智目光，看待中印文明古國在歷史上悠久的交流會通進程：

長達了千年以上的中印兩國交流過程，相互借鑒而學到相當多的地方，不只限於哲學和思想的範圍，也包括藝術與實用科學的領域。可能在中國受印度的影響要比印度受中國的影響來得大，但這卻是很可惜的，因為中國人較為通情達理的常識，正是有助於印度人克制過度幻想的長處。中國汲取了許多印度的養分，但由於他們常有充足的堅韌和自信，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學，並把它運用到當下的生活場域。甚至（在中國）佛教及其高深的哲理，多少也融合了孔老學說的內容。⁴⁰

上述，正與星雲大師讚揚印度偉大的那爛陀傳統，接續側重佛教中國化以後的叢林教育體系，乃至農、工、商業生活化的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路，允為畫龍點睛之勝論，值得有志之士在留心關注於中印文化會通課題，甚或人類思潮與全球倫理實踐等宏觀領域，思之融合發展與繼往開來，用作領納參考的線索。綜觀尼氏之

³⁹ 值得一提的是，尼氏常在其著作內，時不時地表達出這樣的傾向認同。他作為一位民族獨立運動承前啟後的國家關鍵領袖，畢生在各種場合裡，更常引用佛陀名言，論證他想要申明印度文化具備的整體性，以及蘊藏深刻理性的智慧、和平與莊重。相關論例，可以參見前揭書，頁129-132。

⁴⁰ 同上註，頁210。這裡試譯的原文內容為：“During these thousand years and more of intercours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each country learned something from the other, not only in the regions of thought and philosophy, but also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of life. Probably China was more influenced by India than India by China, which is a pity, for India could well have received, with profit to herself, some of the sound commonsense of the Chinese, and with its aid checked her own extravagant fancies. China took much from India but she was always strong and self-confident enough to take it in her own way and fit in somewhere in her own texture of life. Even Buddhism and its intricate philosophy became tinged with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 and Lao-tze.”



見地，不也正是大師當年與其會晤時，欽折於他的勉勵：矢志要共同「向世界宣揚佛教的和平主義」⁴¹，朝向富有莊嚴的理想境地邁進，引領後人繼續挖掘深探，建設開創的基蘊及宗旨所在！

四、佛陀舍利與百萬人興學的精神泉源

在大師七十二歲（1998 年），正式從恭迎佛牙舍利，逐步邁向發起籌建佛陀紀念館之際，曾經追憶道早年從福金（1873—1975）喇嘛⁴²處獲贈佛陀舍利的歷史場景：

⁴¹ 釋星雲：《海天遊蹤》，頁 166。

⁴² 關於福金喇嘛的相關史料，目前存者不多。即使親自探訪那爛陀當地的中華佛寺多次，由於人事已然歷經變遷，耆舊殞落，識者皆無，只能考察及於周邊環境與鄰近的寺院建築，純就當時地理氛圍，略作同情的理解。近代迄今以來相關朝聖者的紀錄，雖然數量不少但觀察較偏旅遊心得的抒發，提供的資訊不一，亦可謂紛雜而碎片化的呈現，較難提供足夠的背景知識。

除了本文上述直接引述釋星雲、釋淨心與朱斐紀錄的文獻外，釋東初及其門徒釋聖嚴的記載，算是當下研究者蒐羅相關敘述，較為眉目清楚的部分。二人印度朝聖先後分別於民國六十（1971）年，由釋東初親自登門拜會福金喇嘛；民國七十八（1989）年，則由釋聖嚴率法鼓山護法會的僧信二部於途經那爛陀寺，折返時際，由其招呼停車入寺，領眾一同進入該寺禮佛緬懷前賢。根據釋東初的〈印度朝聖紀要〉，全面將該國所有接觸互動到的漢僧依年齡、籍貫與區域；概略地做了歷史性的簡述介紹，提及福金喇嘛時，說到他是四川人，入藏求法多年，因避戰禍，隻身行腳進入印度遊方，由於感念玄奘昔日益州（成都）受戒的同鄉法緣，不忍中印佛教歷史文化重鎮的那爛陀，再度淪為長久與神州絕緣者，因而發心駐留建寺，便利來訪同道。事見方甯書編輯：《佛教文化第 14 期：東初大師訪問印度、印尼特輯》（台北：中華佛教文化館·佛教文化社，1971 年 12 月 20 日），頁 24。

另則於釋聖嚴的《佛國之旅》，也提到「先師東初老人」訪問印度，也曾由悟謙法師陪同訪問了那爛陀寺附近的福金喇嘛，並從福金喇嘛的手上請到三顆佛陀舍利，如今還供奉在臺北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因他對先師曾有接待之緣，使我頗覺親切，也有一些哀傷。」參見釋聖嚴：《佛國之旅》（台北：東初出版社，1990 年），29 頁。

又，檢索網路平臺可發現法爾辭庫所述：「福金喇嘛於一八七三年生，圓寂於一九七五年，世壽一〇二歲，本籍青海，一八九八年廿五歲時就到西藏學密法，後有再回中國弘法，一九三〇年還出現於廣州、香港等處弘法，時有密教耆德劉銳之金剛上師，年十六歲時曾於香港廣州處歸依福金喇嘛學密。時局變化後於何年輾轉到了印度，不得而知。但到印度後，他雖是喇嘛，卻是漢人血統，所以抵達印度後，因緣際會在華僑的捐助下建立了那爛陀中華佛寺。」參見釋善祥：〈解開印度那爛陀中華佛寺建造與歷史之迷〉，檢索日期 2023 年 12 月 1 日。

<https://www.dharmazen.org/X1Chinese/D45Dictionary/D05Meru001/D05MeruData0017.htm>。



回想三十六年前，西元一九六三年，在我三十六歲的時候，代表中國佛教會訪問印度，七月十四日前往那爛陀大學遺址途中，經過當地一間中華佛寺，住持是曾經留學西藏的我國僧眾福金長老，當時已經九十五歲了，從他層層密密保藏佛陀舍利子的鐵箱中請出舍利子，又誦了幾小時的經咒加持之後，才慎重的贈送給我。當時獲得那顆珍貴的佛陀舍利時，心想：「就是現在立即死去也是值得了，人生已經得到最大的滿足了！」（福金長老所擁有的舍利子，是佛紀二五〇〇年時，印度政府整理各地佛陀聖蹟，從靈鷲山的石窟裡挖掘出來的。詳細內容見拙作《海天遊踪》一書。）目前這顆佛陀舍利子還供在佛光山文物陳列館中，讓大家瞻仰、禮拜。⁴³

此處，他所謂「從靈鷲山的石窟裡挖掘出來的」「佛陀舍利子」，是由「當時已經九十五歲」的「福金長老」，「慎重的贈送給」大師與訪問團同行的六位師友，包括另外四位偕同的僑領與地陪⁴⁴，一行總共十人。因為福金長老「曾在西藏學法多年，所以又有人稱他為福金喇嘛」⁴⁵。佛陀舍利的來源，則是由於公元 1956 年，「印度政府在二千五百年佛紀，整理各地佛陀聖蹟時，從靈鷲山的石窟裡，土人掘出不少佛陀舍利，福金喇嘛曾拿錢和他們買下來」⁴⁶獲得這些珍藏。核對當時與會者的報導⁴⁷，可知：

⁴³ 參見釋星雲：《現代星雲與千古佛陀的接心——舍利來台暨金身合璧實錄（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380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恭迎佛牙舍利來台記〉，頁 17-18。

⁴⁴ 除了上述中國佛教訪問團六人之外，四位偕同者，分別是：地陪「印度比丘，僑領葉幹中，譚銳桑、鄧崇銘先生等」。參見釋星雲：《海天遊蹤》，頁 121。

⁴⁵ 同上註，頁 119。

⁴⁶ 同上註，頁 119-120。

⁴⁷ 另則據信由釋星雲發稿空稿寄回臺灣刊出的〈佛陀真身舍利——我佛教訪問團在印度時 福金喇嘛贈我團員數顆〉，收於《覺世旬刊（第二二五號）》（臺北：覺世旬刊社，1963 年 8 月 11 日），第一版。



福金上師收藏的佛陀舍利有一瓶之多，大小圓粒或片狀的均有，我們要求請回幾粒供養，他倒很爽快，一口答應，就入丈室，閉起門來請舍利，分裝十包，放在佛前，每人一包，大小不一且試運氣，結果星雲法師的運氣最佳，一包裡兩三顆俱是大粒，我也分到三粒，但俱是像芥子那麼小的。他們三位僑領，不知舍利之可貴，經過星師他們介紹一番，方始驚訝不已。印度比丘也並不重視，可能他的分已送給了星雲法師，因為星師後來似乎多出幾粒，我問他只是笑而不答。⁴⁸

朱斐居士說星雲大師「笑而不答」，根據《海天遊蹤》內的夫子自道，其心境則是「難以形容」的「歡喜」，甚至如前所引述，獲得佛陀舍利饋贈的當下，他感到最大的受用是「人生已經得到最大的滿足」，「就是現在立即死去也是值得」，並認為，此生「已經有了無價之寶的佛陀舍利，其他方面，我還有什麼不能忍耐呢？」⁴⁹這種立足於主觀宗教心理建設的體會，自不足為外人道，但當事人沐浴在佛光祥暉的體驗，感受到幸福踏實的信心，卻也是邁向現實立功建業的重要基礎：

福金喇嘛……看到我是一個年輕的中國僧人，很歡喜，就送了三顆舍利子給我。一九六四年在壽山寺，我把最大的一顆舍利子請出來給大家禮拜，當時所有供佛的油燈，都結出了上萬顆五彩的燈花舍利，真是轟動一時！其間也發生很多的不可思議，我就不特別去講述了。總之，我很珍惜這一顆佛陀的舍利，就把它收藏在陳列館的佛陀舍利殿。

此外，除了有寶貴的佛陀舍利，還有佛陀喝過水的淨瓶、佛陀吃過的米、佛陀涅槃塔上的塔磚、恆河金沙，以及鹿野苑的一些聖物。雖然有的已經

⁴⁸ 參見朱斐：〈空中行腳—中佛訪問團六國一地區隨行記二〉，頁 41。

⁴⁹ 參見釋星雲：《海天遊蹤》，頁 122。



風化、變色，但是當年印度的福金喇嘛把這些寶貝送給了我，讓我一生覺得很幸福，我感覺自己真的是活在佛的世界裡。擁有這許多聖物、寶貝，它們助長了我身心血液的昇華、發展，每天都活得很歡喜。雖說「佛在世時我沉淪，佛滅度後我出生；懺悔此身多業障，不見如來金色身」，可是我還是比一般人有福氣，能得到佛陀的這許多聖物。⁵⁰

綜觀其言，由於大師「很珍惜這一顆佛陀的舍利」，「每天都活得很歡喜」，感到自己「還是比一般人有福氣」，後來所行，直至捨報前的光陰，更是一直用心努力耕耘，終其一生「成就清淨心，明徹大歡喜」⁵¹，「通達此忍門，成就無礙智」⁵²。要言之，他憑藉著菩薩性格，知足法喜，任勞任怨，掘發歡喜泉源，古道熱腸，三千赴物，持續孜孜不倦於興教、辦學、建寺、弘法，組織會務、統領大眾、聯合自他、福國利民……，開展了個人的、同時也是佛教生命史上豐富而精采、波瀾並壯闊的偉大成就。這些確實如同他曾經寫過關於自己的回顧所述：

一九八五年，我從佛光山住持之位退居下來，將寺務交給心平處理。在傳法大典那天，記者們目睹滿山滿谷的人們對我種種恭敬，甚至匍匐迎送，好奇地問我何以致此？我突然想起電影國片《我就這樣過了一生》這句話，心中不禁感觸良多，回想大家對我的肯定，是自己付出多少的辛苦、忍耐所換取來的成果啊！如果將這部片名換一個字，改為「我就這樣忍了一生」，用來形容自己，應該是很貼切的寫照了。⁵³

⁵⁰ 參見釋星雲：《佛光山開山故事（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317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寶藏舍利館〉，頁 137-138。

⁵¹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四》（T10, no. 0279, p. 235a16）

⁵² 同上註，（T10, no. 0279, p. 237a20）

⁵³ 參見釋星雲：《往事百語 2（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90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我就這樣忍了一生〉，頁 24-25。



誠然，「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⁵⁴，「修菩提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因圓果滿，遂致成佛」⁵⁵……，這些遍載於佛經祖語，即使連傳統叢林裡的童稚沙彌，往往也耳熟能詳、朗朗上口的佛門基本價值，若論星雲大師生命中最為難能可貴的地方，正在於他能夠終身堅持將之貫徹實踐出來。

雖然大師這些豐富的行誼，在此無法詳細析論，但他自卅七歲從福金喇嘛處獲贈佛陀舍利，「為了感激佛陀的恩惠」，「誓願今後更加努力，更加精進」，持續不懈，再到九七高齡捨報辭世，「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善盡「佛法重興的責任」⁵⁶。班史昭彰，不難發覺，星雲大師始終為了佛教，廣結善緣，尤其在他平生最重視的教育事業，更是從青年時期一直推進到老年階段，無有間斷，主動積極，結合佛光山海內外教團長久經營的充沛能量，隆重發起「百萬人興學」的社會運動，提倡：「把大學留給人間，把成就留給社會，把智慧留給自己，把功德留給子孫」的理念；同時宣導：「結合一百萬人，每個人每月出資一百塊錢」，「出資三年，就可成為大學的建校委員」⁵⁷。因此，先後開創了：美國的西來、中華民國的佛光、南華、澳洲的南天、菲律賓的光明等五所綜合大學。而這也正是大師畢生全力以赴、永不退票的寫照，為世界佛教教育發展，不斷留下承先啟後的歷史，再創新猷！

由於相關「百萬人興學」運動的資料繁多，論旨無意旁岔剖析其社會效益及影響的功勳，但希望進一步深探的則是，在大師一生辦學卓著成就的活水源頭，既是對於佛陀慧命傳承的感恩與體解，其理念更為飲水思源、傳持正法、繼往開來的精神指南。如其閉關美國時，親筆寫給佛光山叢林學院的門下徒眾及全體學子所示：

⁵⁴ 參見《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T12, no. 0389, p.1111b13)

⁵⁵ 參見《省庵法師語錄卷上·勸發菩提心文》(X62, no. 1179, p. 236b13-14)

⁵⁶ 參見釋星雲：《海天遊蹤》，頁 127。

⁵⁷ 參見釋星雲：《佛法真義 3 (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18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百萬人興學的意義〉，頁 246-247。



美國為慶祝哈佛大學三五〇年慶，大肆活動，中文報紙也都說哈佛影響了中國一個半世紀。我希望我們的學院將來也有三五〇年慶，甚至更長遠，我們同學，也能影響佛教永遠永遠，甚至為佛教的未來，創新更輝煌的歷史。

當初慈航菩薩在世時曾說過：「如果你對誰過不去，你就勸他辦學。」辦佛教教育的艱辛困苦，從這句話中可見一斑。我本人所以在毫無援助下，一直堅持為佛教教育努力，固然感於要復興佛教，必須要從培養人才著手，但同時也為了感恩當初我也是從佛教學院出身。雖然十年叢林教育，大部時間都在戰爭離亂中過去，不是長年苦工，就是數月吃不到一碗白飯，但是常住給了我們成長，師長培養了我們的慧命。為了報答佛陀恩、師長恩，我把自己些微的慈心悲願，供養給你們，跟你們結緣，希望你們分燈無盡，好讓佛法長存。⁵⁸

這一方向性的原則鼓勵，明確指出佛光山教育事業的行動起源處，乃在回饋佛法乳與師僧三寶的恩德，因此結緣共勉，寄望所栽培佛教中堅份子的叢林學院同人，今後都能奉持教誨，「分燈無盡」。雖然此信的思想中心，仍不離大師側重宗教信念和實踐的要領：只要是為了佛教，再忙再累，心甘情願。含辛茹苦趕赴經懺，挨罵遭謗受盡委屈，仍是堅持維護佛教教育，培養人才，無怨無悔。不論老病纏身，猶然翱翔白雲青天，未問死之將至，眉毛拖地筆耕福田。

考諸歷代古今哲人文史，像星雲大師這樣的名家風範，倘若昌黎再世，耳聞目睹他為了避免戰爭、保護弱勢，落實「竭心思」，恒「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⁵⁸ 參見釋星雲：《佛教叢書 26·藝文 3（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68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給佛學院學生的一封信〉，頁 121-122。



下」⁵⁹的行動，發揚「先王之道，古今」所「宜」，致力「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⁶⁰，諫議之言，似乎也將在「平安幸福照五洲」的胸襟中，「乞以」憤慨，「付之」不二門中。如實審視，佛陀舍利克念，煩惱銷融，干戈「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⁶¹；因之突破藩籬對立，遂而信行坦蕩，淨智莊嚴，朝向彼此敬事，護持教育共生理想，提昇人類祥和的嶄新視域，心甘情願，服膺致禮，一起繫手同圓、同見、同行於王道文化與悲智俱足的平等覺處。

五、總結

一個理想——真正屬於時代的，既對應傳統也啟蒙未來的——溫暖而踏實的理想，正在疫後衝突激盪的大地呼喚人們⁶²。呼喚遭受剝削的人們，普天之下，充斥欺瞞、踐踏與煽動的苦難黎民，無力且無奈，擱臨在資訊破碎、金錢至上的浮淺灘頭，劇增理性和良知坎陷，滯礙難行，弔詭顛倒於迷霧，飽受愆忿不安、內心煎熬的逼拷。

⁵⁹ 參見《孟子·離婁》，收於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宏業書局影印本，1971年），第7冊，頁5903，（宋本）版下、面左、行二至三。

⁶⁰ 參見〈論佛骨表〉一文，收於韓愈，《韓昌黎集·七 表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卅九，頁三五。

⁶¹ 參同上註。

⁶² 這句話的筆法，主要是針對著名的共產主義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開端的語調，特意另行寫出較契合論旨主題的句型，以作為本論總結的最終申明。由於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提出了這一重要歷史文件，富有濃厚理想性的政治、經濟與宗教批判，帶動了社會革命的狂風巨浪。此處暫且不論學術檢討其中蘊含議題的巨大辯證餘地，單純地只從欣賞的角度，取一位思想家能夠純粹地為關心國際與街角存在的弱勢發聲，轉語開出研究者認識析論主旨之方向。由於馬氏原稿，最初是以德文寫就，原語如此表達：‘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 - 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Alle Mächte des alten Europa haben sich zu einer heiligen Hetzjagd gegen dies Gespenst verbündet, der Papst und der Zar, Metternich und Guizot, französische Radikale und deutsche Polizisten.’ 後來才陸續延伸翻譯成全球各國語文的版本，數量之多，幾乎如同聖經、古蘭經一樣容易令人望洋興嘆。本論權且擷取其中之一的漢譯，作為對照參考：「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古老歐洲的所有勢力已結合成神聖的同盟，包括教宗與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黨人和德國的密探，好驅除這個幽靈。」參見麥田編輯室翻譯：《共產黨宣言》（台北：麥田·城邦文化，2014年），頁37。



這個時代的人們，似乎比起以往更加焦躁地、迫切著期望一種可能：那就是期盼平靜、追求沉穩，希望回歸值得對人信任的初衷。不管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還是崇尚禮義的小康國土，只要能讓人好好重新過上一點尋常自然的生活，提供一絲起碼的尊重、包容、融合與平等，對於受苦的人們，或許那便是最高的政治正確，那便是最棒的宗教真理！

（一）瞻顧時代、人間世以繼往開來的方向

承上所述，遠自早年還在大陸時期辦理佛教文化刊物，以及來台初期寫出無聲息的歌唱、佛教青年的歌聲，銳志奮起推動改革與倡導教育的星雲大師，除了極富理想性的使命感，關心當代人心思潮的安頓課題，自年輕時也自覺培養起向來大量閱讀，汲取新知，跟上時代脈動的學習性格。有鑑於人類社會，已然從面對工業革命發展至第三度翻轉世界的電腦（數位）時代，再到屆換廿一世紀之新頁，懸浪尖上的第四波數位革命，橫跨物理、生物和產業鏈多重維度，促使學習、製造和服務幾近光速化蛻變的智能（整合）時代⁶³，全面襲捲各界。大師由於多年來頻繁地在國際上往返，因此更是早有先見之明，善用人才全球輪調，帶來不同區域文化思維與現代化管理突破的創意，並且親自帶頭示範，建立制度，推動與時俱進的世代交替。

一路走來，他更是不畏艱鉅考驗與重大磨難，始終堅持興教辦學，希望多加培養保存溫度、自覺行佛的人才，能夠通貫新與舊不同時空的優點；凡事截長補短，鑑往知來，銜接佛陀學說歷代發展的全體大用，發揚中印聖賢歷史精神。尤其，進入大師晚年思想圓熟的階段，推動社會公益，對治時弊，也經常鼓勵有緣聽講的各界人士，根據他體悟的心法，如何實踐在世間上做人處事的要領：

⁶³ 參見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第四次工業革命》（台北：天下文化，2017年）一書之詮釋。



我們在世間上做人，有各等的層次，就以生活來說，也有不同的層級。我想生活最高的境界，就是「物質的生活要淡泊、精神的生活要昇華、藝術的生活要豐富、信仰的生活要提升」。

當我們能從世俗的物欲中超脫出來，能在信仰裡找到安身立命之處，從而獲得平安祥和的禪悅法喜，自然人人「自心和悅」，推及開來，必然「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⁶⁴

嘗聞大師當面說過，讀了博士不會做人，會寫論文不通世事，這樣即使是講人間學問，也經不起絲毫的考驗。更何況我們在現實裡頭，要講解脫圓滿的學問，目標是在幫助大家的身心、人事、生活，都能夠和諧、喜悅、無諍，直至臻於覺行圓滿的境界。按照大師孤峰頂上、截斷眾流的體會，悟者無心，不用多說，直下承擔，就是佛的果位。因為歷史上的佛陀，不正是在動亂的時代、人間的生活，親身實驗出覺悟之道的嗎？

今日，如果純從宗教實踐的角度切入，反觀如何走入佛的內心世界，見賢思齊，瞻思星雲大師在印度那一方水土的恆河畔上、菩提樹下、寺塔院落、舍利遺址……，學習體會了什麼樣的興學精神，才是步履佛陀晚年走過的那爛陀，會歸踏實修持、成就、弘法、利生的古仙人道。除了有助於佛教未來興學的力量，更能裨益大師身後每一位自覺行者的內心。

最後，仍須指出印度朝聖的歷程，雖屬星雲大師一生邁出籌設佛學院、（醞釀）創建佛光山，乃至走出國際弘法的向上一著。但大師畢竟是一位臨濟宗下顯揚聖教的禪門行者，錘煉於中國近代大洪爐的考驗，鍛造自傳統叢林毒辣棒喝之風骨，真正形成他思想開明、兼容並蓄的宗教革新意識，其實已然在大陸鎮江焦

⁶⁴ 參見釋星雲：《主題演說：當代人心思潮（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123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信仰的價值「第六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主題演說〉，頁 397。



山佛學院⁶⁵讀書階段，備受不同海內外第一流學術名家與佛門巨擘的講演風采所啟發。

當時，大師求學於焦山古剎的生活與環境，確實是數年如一日，晨昏起居極其規律，不時穿梭往返於漢代名士懸崖、歷朝碑林勝景、晚清板橋靜居書舍、鴉片戰爭時海防駐軍一千五百餘人全員壯烈犧牲禦敵的砲臺遺址……。這些可說無一不是凝聚他維繫民族氣節的歷史古蹟。加之學修法門，經行長江岸上、海印三昧、四面浮玉、千古煙波；反芻激盪者，蘇軾佛印、八宗通論、禪宗講話、唯識史觀、人生佛教、菩薩學處……，因此能夠孕育出大師及其同人⁶⁶重視傳統思想，積極建設極富時代性、人間化的未來佛教藍圖，其實更是啟蒙淵源於如此特殊的學習天地。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曾訪問早年和星雲大師自幼於棲霞山一起長大、焦山同窗、辦理怒濤、南京改革而倍受其崇拜推載至於終生的智勇法師⁶⁷——宏度（1924—2023）老人。在其生前，請教了他內心對於大師功業卓著的看法；彼時，宏度老人聞語而深思沉默良久，方說道：

⁶⁵ 雖然傳主自幼出家於六朝故都的南京棲霞山寺，但成就他法身慧命，開啟其思想眼界的焦山定慧寺，提供給他自覺薰陶，蒙以養正的文化環境，至少就包括，漢唐以來歷代的君王將相、騷人墨客，若太白、東坡、文山、卓吾……，書翰名篇、詩詞章賦。甚至一直到大師求學時期的焦山，除了代不枚絕的古文物，也包括當時經常來訪，縱貫海內外大江南北，包含最高領袖在內的社會名流、文化大家、佛門尊宿，親自到院受邀講課演說，與師生頻繁而親切地交流互動。關於這方面焦山的概況，可參見拙著：《承先啟後的孤僧——東初法師佛教文化學行略探》（台北：法鼓文化，2017年），頁179-201。

⁶⁶ 這些佛教同人後來陸續努力發展的貢獻，乃至建設影響的寺院、組織和後代，迄今仍在世界各地積極發揮出法水長流的延續性功用。就釋智光邀得釋東初等人共同改制焦山定慧寺，創設焦山佛學院以來，當時焦山先後到訪求學正取、旁聽的學生，至少包括了釋茗山、釋志開、釋仁俊、釋性空、釋佛源、釋松年、釋聖一、釋知定、釋法宗、釋達道、釋悟一、釋蓮航、釋性空、釋煮雲、釋星雲、釋了中、釋廣慈……等逾三百人以上，遍布海內外包括大陸各省、美、澳、星、港、臺等住持僧寺，許多後來也都是聞名遐邇的佛門中流砥柱。

⁶⁷ 參見釋星雲：《百年佛緣 7·僧信篇①》（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244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年），〈我的同學道友們 弘度法師（智勇法師）〉，頁46-55。



星雲大師今日成就確實不凡，但再多稱讚也無助於他所關心事業真實的成長。要知道，時代在進步，社會也在進步，佛教自然還得更往前邁進。不思進取，不知反省的話，佛教必然自己招來敗亡。今後佛教要想生存，要想發展，還必須不斷地改革。特別是科學技術的發達，已容不得人墨守成規，保守自外於現實的人羣。如果我們仍然一成不變，愚昧無知，那前途是很令人堪憂的。特別在佛教的制度、儀軌，可以留存的精華固然不少，但大刀闊斧需要改善的更多。教育上需要提昇的幅度很大，思想上應當先行突破，日新月異，勇於求知、實事求是，打破砂鍋問到底，不斷學習，不斷深化對於人生、對於佛教的認識。我認為，這更容易懂得星雲大師，一路以來抉擇的初衷！⁶⁸

常聞信受星雲大師如是說，罕見奉持思想頓超如是所行者。但願雲水路上，甘飲泉源者，均能在大會選定「星雲大師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討論方向，集思廣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筆者不才，雖然已勉力就大師朝聖印度的選題，略作編排陳述與歷史文獻之裁列，但受限於史識學德之闕如，浮光掠影，僅有概略性陳述，缺乏深入徹底的批判性研究創見。微願只是不揣淺陋，權就大師巡禮足跡的吉暉，照亮此前敘述對於建設佛教教育道路上，重振昔日玄奘求法時那爛陀之光的期盼！

（二）展望印度、那爛陀與明日的佛教教育

民國五十二（1963）年的中國佛教訪問團，從泰國飛往印度的旅程，是星雲大師生平首次走向世界，從包括那爛陀在內的佛教聖地，先後進入加爾各答、新

⁶⁸ 上述內容，謄錄整理自筆者於 2018 年 7 月 15 日在陽明山素食餐廳，飯後與釋廣慈、李志夫等當代佛門耆老，共同茶敘談話的影檔。



德里等近代印度史上的政治經濟重鎮。特別在印度門前、總理府內、尼赫魯首相的辦公桌兩旁，大師得與他極度推崇的世界政治家，在其生前所剩無幾的光陰，交流暢談了彼此對於佛陀智慧與印度文明共同敬仰之信念，可說為其日後成為國際宗教領袖的視野，奠定了足夠深厚的基礎高度。終篇之際，權引這位大師畢生引為理念知交的總理宣言，作為誌念：

心中滿載著哀傷的回憶與我們飽嚙辛勞的痛苦在新生的自由以前。其中的一些痛苦迄今仍在延續。然而過去終究過去了；如今未來正在呼喊我們！

未來並非安逸、停歇的年代，反而是持續奮鬥以實現過去和今日將要宣誓的承諾。服務印度意味著面對的是動輒數百萬計以上的苦難民眾，也是創造平等促使窮苦、冷酷、病害與不公能夠結束。我們這一代最偉大人物的理想，應該是擦去每一個人眼角的淚水。或許我們力所未及，但只要淚水與苦難還在人間，我們的任務就不會結束。

因此我們奮發圖強，努力讓夢想成真。那些夢想是為了印度和世界，更是為了今日緊密相連已經無法獨立世外的所有國家和民族。⁶⁹

⁶⁹ 參見 Cambridge Editorial Partnership edited, *Speeche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Quercus Publishing Plc. Press, 2010, p. 120. 此處引用的是尼赫魯在 1947 年 8 月 14 日，為歷經多年漫長奮鬥，終於迎來英國政府在戰後正式承認印度獨立的講稿。這篇具有重大歷史性宣誓著名講稿寫作的精神，其實也證明了他畢生與近代印度民族奮鬥覺醒的道路，具有一定意義上傾向於佛陀和其追隨者，特別是那些印度史上特別為識者推崇的聖君、賢王與規模最為宏偉的鼎盛朝代。正由於出身富貴、教育優渥的尼赫魯，曾經向他一起遭到英國殖民政府逮捕的戰友們號召過，誓願要終生追隨，邁向曾經在印度飽受陳腐僵化的空洞形上學和愚昧舊勢力之苦的黑暗時期，如同佛陀及其教法那樣，在印度最輝煌的時期，能夠以生命覺悟、理智安祥、符合實證經驗、重視倫理穩定和心靈提升的力量，改變千年、萬年牢不可破的牢籠。就像是吹拂在整個印度大地面龐上，來自高原與崇山峻嶺的清新脫俗、自由舒爽的清風，佛陀睿智而超越一切的言行教誨，其實也正是今後印度獨立走上自由平等、富而好禮、恭孝修仁的建設之途，能令後代子孫



不管選擇印度，還是世界，服務受苦受難的群眾，面對悲傷的療癒，止息痛苦的輪迴，實踐朝著理想邁進，當下努力便是創造幸福的全部。事實上，這跟星雲大師貫徹平等，實踐禪宗不二法門的精神，從體會那爛陀蘊含的玄奘之光，傳持佛陀舍利進而辦學興教培養人才，一路以來安僧利生，雲水三千，做到哪裡，哪裡便是完成，豈能說又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呢？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不妨再復假設一個星雲大師文學與思想傾向的筆法，提出先前敘事觀照《共產主義宣言》，連接其終篇章句，重新改寫成對於印度、那爛陀與佛教教育的展望，進行最後總結：

總之，溫和正直冷靜實現理想的人們，沒有悲觀憤慨的權力，當下承擔的是淨化內心、言行一致、莊嚴世界的使命。

在萬惡淵藪的欲壑裡，我執產生傲慢與偏見，讓行動導向瘋狂而毀滅，很不幸地恰好是人類從歷史上發現他們從來不向歷史學習教訓的連環悲劇。

今後，作為受用於佛陀慈悲、那爛陀智慧⁷⁰與近代佛教教育傳統恩惠，涵蓋

都得以安居樂業入住尊貴覺苑的最好指南。此處援引譯出的原文為：Before the birth of freedom we have endured all the pains of labour and our hearts are heavy with the memory of this sorrow. Some of those pains continue even now. Nevertheless, the past is over and it is the future that beckons to us now. That future is not one of ease or resting but of incessant striving so that may fulfill the pledges we have so often taken and the one we shall take today. The service of India means the service of the millions who suffer. It means the ending of poverty and ignorance and disease and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he ambition of the greatest man of our generation has been to wipe every tear from every eye. That may be beyond us, but as long as there are tears and suffering, so long our work will not be over. And so we have to labour and to work, and work hard, to give reality to our dreams. Those dreams are for India, but they are also for the world, for all the nations and peoples are too closely knit together today for any one of them to imagine that it can live apart.

⁷⁰ 這裡主要是指包括後來延伸至西藏的傳統，乃至為歷代中國人所熟習於漢籍大藏的玄奘、義淨和解深密經、楞嚴經以來的傳承。關於西藏佛教與那爛陀傳統的關係，光從著名的達賴喇嘛，多年來講演出版的專書文集與紀錄，即能輕易發現他對兩者連結的說明與重視。例如，在呈載近年一場他蒞臨新那爛陀大學講話的譯述稿件，就提到「偉大的哲學家」、「邏輯（因明）學家」，「一千多年前」，從那爛陀大學「受到藏王邀請入藏」。「我們藏人一千多年來，保存了所有這些那爛陀的知識，邏輯學、心類學、哲學，當然還有佛教戒律」等豐富多元的學術教育傳統。參



範圍曾經多少沐浴在這樣學行之光的人們，不分國界族別，努力在嶄新的時代喚醒和平、尊敬、感恩與感動的心靈。

我們無需顧慮那些包裝在冠冕堂皇的面具底下，理盲、濫情、損福、狂妄甚至殘暴的虛偽勢力。因為，懂得慚愧，懂得包容，明白做人和做事：「常樂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捨中」的佛教學者（實踐者），才是明日人類生存的慧道中流。讓魔宮在慈悲與智慧的佛光前震憾並且淨化吧！除了宇宙，同體共生的地球人沒有什麼可以逃避的。把人做好：廣結善緣學吃虧，立志發心大願行，我們贏得的將是整個法界！

全世界（認同慈悲）理想主義的人們，行動起來吧！

六、引用書目

（一）原典史料

《大正新脩大藏經》原典引用源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稱 CBETA）電子佛典系列線上版（2023.Q1）。根據《大正新脩大藏經》出處為冊數、經號、頁數、欄數、行數之順序紀錄，試以英文數碼呈現（T30, no. 1579, p. 517, b6-17），本文援引出處如：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四》（T10, no. 0279, p. 235a16）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T12, no. 0389, p.1111b13）

《省庵法師語錄卷上·勸發菩提心文》（X62, no. 1179, p. 236b13-14）

見達賴喇嘛：〈那爛陀精神〉，收於《慧炬雙月刊第 608 期：佛教聖地巡禮》（台北：慧炬雜誌社，2017 年 10 月 15 日），頁 15。另則與漢地佛教之關涉，亦可參見 B. N. Misra, NĀLANDĀ (Sources and background),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Ltd. Press, 1998 一書，特別是 Vol. 1, pp.65-75 摘譯漢地留學僧的紀錄，以及敘述那爛陀曾經在國際上發生過的重大影響，pp.235-330 從校園到海內外師生的往返交流等部分。



中央社：〈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飛泰國—以五十天時間訪問七個國家〉，收於《覺世旬刊（第二二一號）》，臺北：覺世旬刊社，1963年7月1日，第一版。

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中國佛教會第四屆會議紀錄》，台北：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委員會，2008年。

方甯書編輯：《佛教文化第14期：東初大師訪問印度、印尼特輯》，台北：中華佛教文化館·佛教文化社，1971年12月20日。

朱斐：〈空中行腳—中佛訪問團六國—地區隨行記一〉，收於《菩提樹（第131期）》，台中：菩提樹雜誌社，1963年10月8日，頁34-39。

——：〈空中行腳—中佛訪問團六國—地區隨行記二〉，收於《菩提樹（第132期）》，台中：菩提樹雜誌社，1963年11月8日，頁36-41。

——：〈空中行腳—中佛訪問團六國—地區隨行記三〉，收於《菩提樹（第133期）》，台中：菩提樹雜誌社，1963年12月8日，頁34-39。

李子寬：〈中國佛教訪問團載譽歸來〉，收於《海潮音（第44卷9月號）》，台北：慧日講堂，1963年9月30日，頁2。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宏業書局影印本，1971年。

麥田編輯室：《共產黨宣言》，台北：麥田·城邦文化，2014年。

善定·慧定：〈隨侍師祖北上遊〉，收於《今日佛教（第49期）》，台北：今日佛教社，1961年5月1日，頁33-35。

達賴喇嘛：〈那爛陀精神〉，收於《慧炬雙月刊第608期：佛教聖地巡禮》，台北：慧炬雜誌社，2017年10月15日，頁12-15。

韓愈：《韓昌黎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覺世旬刊社：〈佛陀真身舍利 我佛教訪問團在印度時 福金喇嘛贈我團員數顆〉，收於《覺世旬刊（第二二五號）》，臺北：覺世旬刊社，1963年8月11日，第一版。

——：〈佛教訪問團載譽歸來 朝野歡宴慶功 連日設宴洗塵祝賀成功〉，收於《覺世旬刊（第二二九號）》，臺北：覺世旬刊社，1963年9月21日，第一版。



釋明本主編：《中國佛教（第 10 期）》，台北：中國佛教雜誌社，1963 年 6 月 15 日。

釋星雲：《海天遊蹤》，臺北：覺世旬刊社，1964 年。

——：《佛法真義 3（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18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

——：《佛教叢書 26·藝文 3（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68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

——：《往事百語 2（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90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

——：《主題演說：當代人心思潮（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123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

——：《釋迦牟尼佛傳（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234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

——：《佛光山開山故事（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317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

——：《現代星雲與千古佛陀的接心 舍利來台暨金身合璧實錄（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380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

——：《百年佛緣 7 僧信篇①（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244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

釋淨心：〈海外佛教訪問印象記〉，收於《淨心大法師五秩華誕暨晉山光德寺十五週年紀念專輯》，高雄：光德寺，1978 年，頁 185-218。

釋聖嚴：〈佛教訪問與國民外交—為佛教訪問團洗塵作〉，收於《覺世旬刊（第二二九號）》，臺北：覺世旬刊社，1963 年 9 月 21 日，第二版。

Jawaharlal Nehru. "At the stroke of the midnight hour... India will awake." In *Speeche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edited by Cambridge Editorial Partnership, 117-120, London: Quercus Publishing Plc. Press, 2010.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Nobel Prize Acceptance Speech," In *Gitanjali*, edited by Rupa Publications India Pvt., 84-101, New Delhi: Rupa Publications India Pvt. Press, 2002.



(二) 研究文獻

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第四次工業革命》，台北：天下文化，2017 年。

釋星雲：《人間佛教論文集 2（收於星雲大師全集 29 冊）》，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

釋淨海：《南傳佛教史》，台北：法鼓文化，2014 年。

釋聖嚴：《世界佛教通史》，台北：東初出版社，1985 年。

——：《佛國之旅》，台北：東初出版社，1990 年。

釋道安：《懷安集（一）道安長老遺著精選·文集》，臺北：西蓮淨苑，2006 年。

釋演正：《承先啟後的孤僧—東初法師佛教文化學行略探》，台北：法鼓文化，2017 年。

闕正宗：《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

B. N. Misra, *NĀLANDĀ (Sources and background)*,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Ltd. Press, 1998.

Beal, Samuel. *Si Yu 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Indological Publishers and Booksellers, 1981.

Chester J. Pach edited, *A Companion to Dwight D. Eisenhower*, New Jersey: Wiley & Sons Inc. Press, 2017.

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New Delhi: Penguin Random House Press, 2010.

Kanai Lal Hazra. *Buddhism in India as described by the Chinese Pilgrims (AD. 399-689)*,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2011.

Li, Shaman Hwui. *The Life of Hiuen Tsiang*, tr. Samuel Beal.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73.



Ray, Reginald A. *Buddhist Saints in India - Study in Buddhist Values and Orien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Waley, A. *The Real Tripitaka and Other Piece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Press, 1952.

Watters, Thoma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n, 1996.

Zhang, Lishen. *The Chronological Life of the Master Xuan Zang*, Beijing: Religion and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三) 網路資源

白宮 (The White House), 〈印美兩國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from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檢索日期 2023 年 10 月 1 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9/08/joint-statement-from-india-and-the-united-states/>。

印度新聞總局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為期兩日的 2023 全球佛教高峰會 以新德里宣言落幕〉“The two day Global Buddhist Summit 2023 concludes with New Delhi Declaration”, 2023 年 4 月 21 日。檢索日期 2023 年 10 月 1 日。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918640>。

釋善祥, 〈解開印度那爛陀中華佛寺建造與歷史之迷〉, 檢索日期 2023 年 12 月 1 日。

<https://www.dharmazen.org/X1Chinese/D45Dictionary/D05Meru001/D05MeruData0017.htm>。

